

这一阵我一直想给两个朋友打电话。有两次已经把电话听筒拎起来了,迟疑片刻,却又放下,既怕打扰他们的静养,更怕我的话万一有句把说得妥当,安慰不成,反倒又激起他们的思想波澜。

他们一位是大学教授,一位是知名演员,目前都在病中,而且得的是那种人们最不希望得的病。好好的人,怎么一下子就让这个坏东西沾染上了身?他们虽已步入老年,但不太老,还可以做不少事情。比如那位演员可以带徒弟,教学生,把他传承的那一派艺术再传承下去。那位教授是研究戏剧的,可以写文章,可以编书,手上又确实有一部由他主编的书尚未完工……说了半天,他们是谁呢?请原谅,名字就不点明了,反正熟悉的人都知道。

从最早听到他们得病的消息到现在,快有半年多了吧,现在的情况怎样了?这也是我想打个电话去的最为迫切的原因。

真是意想不到,近日那位教授倒先打电话来了。当时我不在家,他便打我的手机,而我的手机太蹩脚,声音不好,我的耳朵又有点“背”,于是约好再打电话联系。放下手机,我心释然,至少说明他还稳定,也很淡定。过了两天,我如约先打电话给他,问他的病情,他简单地说了两句后马上就说了好些工作上的事情:

在十年中,三次登上新民晚报头版头条的人恐怕不多,我是幸运者之一。

2003年初春,我从有关媒体上得知天津市政府斥资一千多万元,恢复修缮梁启超故居和饮冰室书斋,将它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出于对梁先生道德文章的敬重和爱戴,我决定将珍藏的《饮冰室合集》45卷捐赠给梁启超故居纪念馆,供收藏研究之用。

3月的一天,经过12小时长途跋涉。驱车一千多公里,我将书送到了天津梁启超纪念馆,纪念馆领导极为感动。馆长说:“我们素不相识,你从千里之外的上海专程到天津,将梁启超扛鼎之作无偿捐赠,这是对天津文化事业和梁启超纪念馆的极大支持。”

4月6日新民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记者宋宇华撰写的“阔捐赠”与“穷收藏”一文,对我收藏文物,化私为公,无偿捐献进行了报道,并配发了“今日论语”《拳拳之心》,我没有想到区区几件微不足道的捐赠小事,晚报如此重视,这篇报道改变了我的收藏价值观,更坚定了我为私病公,奉献社会的信心。

上海有中国乒乓球运动摇篮之美称。2005年4月,第4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上海举行。为营造气氛,世乒赛组委会,上海市慈善基金会、新民晚报等发起“情系世乒赛,竞拍献爱心”活动。我得知此消息后,第一时间赶到组委会,捐出了珍贵藏品。4月12日晚报在头版头条以“世乒赛慈善义拍收到第一项市民捐赠给予报道,希冀带动更多市民参与”。

1997年夏天,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花百余

打电话

秦绿枝

一是那本书已经编好交给了出版社,因为责任编辑换人,出版时间要推迟一些。这本书也收录了我写的一篇东西。二、他知道我在1952年到1953年之间写过《盖叫天演剧五十年》的连载,他认为可以找出来看看,有没有重新利用的可能。他已经托人找到了下半部,上半部正在找……

关于这件事情我想略为唠叨几句。早先我素来对自己写过的东西不大在意。发表后多数不留剪报。《盖叫天演剧五十年》倒留有一份。但丁酉之难后,自觉此生无望,便托人将这份剪报交到了盖老家,随他们怎么处置,这样也等于与我划清了界限。算算日子,将近六十年,其实就让它永远湮灭掉算了。我感谢这位教授的盛情,更祝愿他能取得与病魔斗争的胜利。看他还在热心负责地忙于工作,肯定大有希望,至少精神上没有被摧垮!

乘着给教授打完电话的余绪,我马上又打电话给那位演员。先是别人接的,电话里的好像有年轻人的谈笑声,我先放心了。一会儿,演



不掏小记

员来听了,声音还是很清亮的。他告诉我,先前的化疗效果不好,后来吃了一位朋友带给他的进口药,一天吃一粒,症状有明显的减轻。现在这种药国内也有,他又配好了一个月的量,就是价钱贵一些,不管它,哪怕倾家荡产,生命是第一位的。他现在每天上网发帖,响应的人不少。可惜我弄不来这玩意儿,不然的话,倒可以同他在网上聊天,相信他病中感悟的人生轨迹,对许多事物的见解,一定有其独到之处,可堪玩味。

打完两个电话,我真的是很高兴,连带地也增强了抵御自身“老病侵寻”的信心。前些日子我新添的“气急”病又发作了,坐在那里没有什么,只要站起来一走动,马上胸口就像被堵住,喘息不止。老年人的心肺功能是要差一些,难道我就差到这种地步?后来发现喉咙有点像被糊住了似的,还“叽里叽里”地发出声音,这才明白,是支气管炎在作怪。好在家里有药,只吃了一天,症状就大为缓解。接着便去医院作进一步的治疗,现已平复。朋友们都说我的样子不像个有病的人,有得活呢。人总是爱说好话的,但愿能依他们的“金口”吧!

我们国家正面临着深化改革发展的大好形势,我已老而无用,只想见识见识,并为之鼓舞,毕竟这个世界还是值得贪恋的。



夜光杯

古时,人们把笔、墨、纸、砚称作“文房四宝”。其实,古人的书室中还另有一宝——雌黄。雌黄是一种矿物,其成分为三硫化二砷,黄色柱状、细粒状或片状晶体,古人用它来改正错字,作用与我们今天使用橡皮近似。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在《梦溪笔谈·故事》中有如下记述:“馆阁新书净本有误书处,以雌黄涂之……一漫则灭,仍经久而不脱。”可见,雌黄用于书写纠错在我国已有久远的历史。成语“信口雌黄”的源由就出于此。

原来,远古人们用甲骨文字及竹简、木简时是用刀具来刻写文字的,发现错误使用刀刮去重刻。但使用笔墨纸张之后,若写错了字,再用刮、削的办法改错就会把纸张弄坏;用纸粘贴,日久也易霉变和脱落;选用一般的颜料又很难盖得住浓墨。那时人们写字多用黄檗染成的黄纸,可以防虫防蛀,而雌黄的颜色同纸色差不多,且其质地细密、硬软适中,选用雌黄涂改错处,既遮掩得了黑色墨笔字、不损坏纸张,又可保证经久不会脱落。此外,雌黄还是一种低毒、高效、持久的杀菌灭虫药物,能有效地防止书籍的霉变和虫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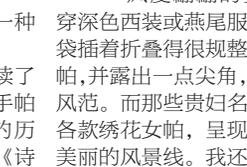
现代科学进一步肯定了雌黄是一种较稳定的矿物,能对防止古书纤维被缓慢氧化而受损有较好的保护作用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古代典籍得以完好保存至今,雌黄功不可没。因此,雌黄受到古代文人的青睐,成为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之外的又一宝。

睡不着,社会没有忘记我们老同志啊。”之后,晚报连续一周跟踪报道此事,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。我一介平民,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,能三次登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民晚报头版,可以看出新民晚报的办报理念,舆论导向,亲民作风,专业水准。那就是传播社会正能量,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彰显深切的人文关怀。

我还要继续努力,争取第四次,第五次登上新民晚报头版头条。

编者按:不论男女老幼,只要您对晚报有特殊的感情和特别的故事,就请写下您和新民晚报的缘分故事,与姓名、性别、职业等基本信息一起,邮寄到威海路755号4201室(信封上请标明“金牌读者评选活动”),或在11月30日前发送至电子邮箱xmhhdzb@163.com。欢迎广大读者参与本报“30年30名金牌读者”评选活动。

随着国门大开,我在经典电影里看到了欧洲人与手帕的情缘。罗切斯特、沃伦斯基等风度翩翩的贵族男身穿深色西装或燕尾服,左胸上袋插着折叠得很规整的白色手帕,并露出一角尖角,一派绅士风范。而那些贵妇名媛则手拿各款绣花女帕,呈现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我还在圣彼得



七夕会

长白16峰,中国境内的最高峰叫白云峰。当我们到达白云峰顶的时候,心瓦凉瓦凉的。有距离才叫云,没距离就叫雾。欣赏白云固然诗情画意,可是一旦等你到达苦苦追求的景点,却发现你面对的是一片茫茫雾海,再洒脱的人也不能释怀。七八级的大风卷着雪子,一粒一粒砸到脸上,很快,整个面孔就是成片成片地疼了。戴眼镜的人沾了便宜,挡住了不少的雪子,镜片模糊了,反正不戴眼镜也什么看不见。

天哪!这就是我们利用有史以来第一个八天长假,买着不能打折的机票,花着比平常贵得多的房价,与无数人摩肩接踵所得到的收获?在山腰从大客车换成中型巴士登山的时候,天空飘起一阵毛毛细雨,就有了不祥之兆。一个维持秩序的小伙子,吊儿郎当地斜坐在铁栏杆上,半唱半嘟囔:山腰下雨,山顶下雪,天池看不着了。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。当时,我恨不得去扇他一个巴掌,看看他的头,

想想东北彪悍的民风,再思量一下自己的手无缚鸡之力,才强压下这个念头。雪子无情地抽打着,头顶是云,脚下是雾,遮天蔽日。一拨拨到达山顶的游客,怀揣着梦想上来,怀揣着失望下去。上山的目的就是美丽的天池,可是哪里有什么天池的影子?四周山峰包围之下,确实有一个巨大的凹陷。但凹陷里面,浓雾弥漫。凭想象,浓雾遮盖之

下就是天池。可我等凡夫俗子,谁能有神力揭开这个巨大的雾盖?一分钟,二分钟……我们在山顶坚持了十五分钟,终于有人动摇了,下山吧。挪动了几寸脚步,不甘心,不甘心。突然鬼使神差,我冲着那巨大的凹陷大叫:天池,我来了!这一声唤醒了所有的无奈。刹那间,山顶上成百成千的喉咙一起嘶碎:天池,我来了!!!雪峰无言,巨大的山谷吞噬了朝圣者揪心的呼叫,没有一点回音。

但是,神奇却出现了。巨大的凹陷上,一直平静的云雾此时开始动起来,翻滚起来,就像巨大的锅炉,水开了!一股股强劲的气流从凹陷深处飞起,大片大片的云雾从凹陷之处

浮现出来,直冲云霄,把太阳遮了个严严实实,虽然湖水依然呈现出暗灰色,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,但,那就是我们心驰神往的天池。或许,比一览无余的天池,她更让我们满足,这种满足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。那一刻,我赞美上苍。

就在我们既心满意足又十分无奈地准备离开的时候,天池上覆盖的云雾竟然奇迹般地消失殆尽,一个完整的天池不可思议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。虽然是阴天,高空的密云把太阳遮了个严严实实,虽然湖水依然呈现出暗灰色,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,但,那就是我们心驰神往的天池。或许,比一览无余的天池,她更让我们满足,这种满足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。那一刻,我赞美上苍。

跳高运动员为什么选背越式?英国剑桥大学数学家约翰巴罗了解答。最近,在约翰巴罗写的一本新书《数学家对运动员中100个有趣现象的解释》中写道:背越式跳高可以使跳高运动员的重心更低,而重心低则意味着运动员成功翻越横杆时所需的能量更少,而且更为神奇的是,跳高运动员在翻越横杆时,甚至可以让自己的重心保持在比横杆还低的水平。有关专家称,为什么许多跳高运动员喜欢背向横杆起跳?当你背朝横杆时,手或脚因不小心碰撞横杆的几率会小很多。

跳高为什么选背越式
黄晨星

跳高运动员为什么选背越式这个问题,英国剑桥大学数学家约翰巴罗了解答。最近,在约翰巴罗写的一本新书《数学家对运动员中100个有趣现象的解释》中写道:背越式跳高可以使跳高运动员的重心更低,而重心低则意味着运动员成功翻越横杆时所需的能量更少,而且更为神奇的是,跳高运动员在翻越横杆时,甚至可以让自己的重心保持在比横杆还低的水平。有关专家称,为什么许多跳高运动员喜欢背向横杆起跳?当你背朝横杆时,手或脚因不小心碰撞横杆的几率会小很多。

蒙人
戴斌斌

蒙人
戴斌斌

古代文房中的雌黄

冯忠方

雌黄是一种矿物,其成分为三硫化二砷,黄色柱状、细粒状或片状晶体,古人用它来改正错字,作用与我们今天使用橡皮近似。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在《梦溪笔谈·故事》中有如下记述:“馆阁新书净本有误书处,以雌黄涂之……一漫则灭,仍经久而不脱。”可见,雌黄用于书写纠错在我国已有久远的历史。成语“信口雌黄”的源由就出于此。

原来,远古人们用甲骨文字及竹简、木简时是用刀具来刻写文字的,发现错误使用刀刮去重刻。但使用笔墨纸张之后,若写错了字,再用刮、削的办法改错就会把纸张弄坏;用纸粘贴,日久也易霉变和脱落;选用一般的颜料又很难盖得住浓墨。那时人们写字多用黄檗染成的黄纸,可以防虫防蛀,而雌黄的颜色同纸色差不多,且其质地细密、硬软适中,选用雌黄涂改错处,既遮掩得了黑色墨笔字、不损坏纸张,又可保证经久不会脱落。此外,雌黄还是一种低毒、高效、持久的杀菌灭虫药物,能有效地防止书籍的霉变和虫蛀。

现代科学进一步肯定了雌黄是一种较稳定的矿物,能对防止古书纤维被缓慢氧化而受损有较好的保护作用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古代典籍得以完好保存至今,雌黄功不可没。因此,雌黄受到古代文人的青睐,成为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之外的又一宝。

也许我命中注定与手帕有缘,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结婚时,妻子是刚成立的上海市手帕进出口公司的第一批职员。我曾参观过公司的产品展销部,最养眼的是印有十二生肖的本命年手帕、高品位的真丝绣花女帕、Burberry格纹的英伦式手帕、色彩浓艳的阿拉伯头巾,以及各式盒装礼品手

帕。据说手帕公司在巅峰时期,年产量达七亿条,畅销全国全世界。那时我任教的大同中学的工会为了替职工某福利,经常通过我爱人向公司批量购买价廉物美的手帕。想当年手帕也像柴米油盐一样,是人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。

然而到了90年代初,手帕的命运遭遇了大劫。我先是发现我的学生和亲友都用上装帧精美的纸巾,而后又看到雪白的餐巾纸竟然也上了我家的餐桌。我仿佛看到:纸巾正以压倒一切的优势排山倒海地奔涌而来,而手帕在纸巾的大海中间颠簸,挣扎。没几年,手帕公司因为手帕滞销而开始转型,拓展其他业务了,很多工人和手帕一起凄然下岗。

然而,我依然是铁杆的“手帕一族”。我曾在语文课上以“是否应该重拾手帕”为题,让同学正反两方面进行辩论。正方同学雄辩地说:据统计目前中国人均生活用纸为每年2.6公斤,居世界第二位;我们每年大约需要砍伐7000多万棵十年生的大树来制造生活用纸,造纸还会造成大量的污染……反方的理由无非是使用纸巾简便舒适,还说这是人类提升文明的新潮。正方立马反驳:现在很多欧美发达国家都在开展“手绢运动”,并且把这看成是一种生态文明的绿色标志……最后,主持人采访我,我深有感触地说:“以前我对手帕情有独钟,主要是出于生活习惯和审美偏爱。今天正方同学无可辩驳的陈述让我认识到,我还应该做一个自觉的环保卫士……”

手帕情缘

俞昌基

堡夏宫的展柜里,看到过几块用金箔薄片镶边的手绢。这么看来,欧洲的上层人士用手绢往往显扬了一种高贵和典雅,而国人的手帕则隐蕴着淡雅或缠绵:手帕文化的内涵可谓丰沛多元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我还是个小男孩,每天去幼稚园的时候胸前总要挂一块干净漂亮的童帕。老师教我们洗手帕,做“丢手帕”的游戏,用手帕来编织米老鼠……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,手帕还是小朋友的益智玩具呢!

上中学以后我有了零用钱,会自己去百货商店选购手帕,那种风格清雅的40支男帕是我的最爱。我有时去仙乐书场听“七煞档”名家蒋月泉先生的评弹,他经常悠悠地拿起一方素帕,摞几下鼻子上的细汗,或者遮着嘴轻咳几声,很有一种温文尔雅的儒者之风。

进了大学中文系,我读了不少古代诗文,这才知道手帕在咱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。手帕在周代称为“帨”,《诗

经》云:“舒而脱脱兮!无感我帨兮!”原来那时代手帕已是圣洁的爱情信物了,男子不能随便触摸。在《红楼梦》中,手绢出现的频率更高。越剧演员王文娟演黛玉焚稿时撕心裂肺地唱道:“……谁知道诗帕未变人心变,可叹我真心人换个假心人。”真令人柔肠寸断!小小手绢蕴藏着多少痴男怨女的悲喜情结呀!

随着国门大开,我在经典电影里看到了欧洲人与手帕的情缘。罗切斯特、沃伦斯基等风度翩翩的贵族男身穿深色西装或燕尾服,左胸上袋插着折叠得很规整的白色手帕,并露出一角尖角,一派绅士风范。而那些贵妇名媛则手拿各款绣花女帕,呈现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我还在圣彼得



蒙人
戴斌斌